

## 楔子

黑延棠警官有潔癖，他出身良好，家教森嚴，父親是百大企業富商，母親是溫柔婉約的鋼琴老師，黑延棠打小自律甚嚴，養成了一絲不苟的性格。

白峰齊醫生有潔癖，他出身黑道家族，自小看盡人心複雜、社會黑暗險惡面，父親是已金盆洗手多年的黑道老大，母親是年輕時即跟著丈夫江湖打殺的大姊大，白峰齊看不慣黑道的黑，律己嚴苛，不知不覺也養成了一絲不苟的性格。

黑家與白家在同一社區比鄰而居二十餘載，黑延棠與白峰齊說不上是同穿一條褲子長大的生死至交，但也算情誼不錯，遇上兩人恰巧心情都不好的日子，可以同開一瓶酒，說說喝喝調侃對方，好比今天。

溫柔婉約的黑媽媽，賞了甫進家門的黑延棠警官一頓「愛心說教」，內容大抵如下—

「寶貝兒子啊，你年紀也不算小了，什麼時候帶個女朋友回家讓媽媽看看？媽媽沒什麼要求，只要是個女孩兒就行了，你知道我跟你爸從來不重視背景、家世，你看得上眼就好……」洋洋灑灑說了幾千字。

而隔壁爽快不拘小節的大姊大白媽媽，也在同一天賞了甫進家門的白峰齊醫生一頓訓—

「你這個不孝子，老娘盼星星盼月亮，啥時能抱到孫子？你給我一個期限，什麼時候帶個女人回來？老娘也不求別的，只要是個女人就可以，有人能忍耐你的死個性，老娘就謝天謝地了！今天你一定要給老娘我一個交代，不然別想我會放過你……」

於是，同一天裡，出身白道的黑警官與出身黑道的白醫生，被兩位性子截然不同的母親逼著找女友。

他們幾乎是同時站在自家客廳裡，隔著一道牆，聽不同調性，內涵相同的說教，黑警官沉默不語，白醫生皺眉冷淡，兩人在母親說教結束後，轉身上樓，做自個兒的事。

黑警官與白醫生的臥室位於三樓，外頭格局一樣，有同樣大的露台，白醫生的露台種了一堆仙人掌，因為工時長，他並不常回家，仙人掌不太需要澆水就能活。

至於黑警官的露台則種了隨四季流轉的各式繽紛花草，倒不是黑警官工時短，而是黑媽媽十分喜愛蒔花弄草，黑警官露台上的繽紛繁花，全由黑媽媽一手照料。

聽訓完的兩人，回到房間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沖澡，沒辦法，這兩個人，有潔癖。

沖完澡，黑警官與白醫生同時來到露台吹風。

白醫生睜了一頭濕髮的黑警官一眼，冷冷說：「你過來，我去開酒。」

身手矯健的黑警官二話不說，攀上露台，往隔壁縱身一跳，轉眼已經在白醫生的露台了。

白醫生拿了瓶陳年單一麥芽威士忌，兩只 Shot 杯走出來，露台有張古銅色鍛鐵雕花玻璃茶几，兩張古銅色鍛鐵花邊藤座椅。

早已安坐在椅子上的黑警官接過白醫生遞來的酒，皮笑肉不笑的問：「怎麼？心情不好？」

「難道你心情好？」白醫生揚眉冷問。

黑警官聳聳肩，仰口喝完威士忌。

「無所謂好或壞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」

兩人很有默契的相視淡笑，都明白方才對方進家門後發生了什麼事，被親媽逼迫要交女友的戲碼早已不是第一回上演。

白醫生一口飲盡 Shot 杯裡的威士忌，為黑警官倒第二杯酒時，說：「真不知她們怎麼能合得來？」他輕輕嘆口氣。

「我倒覺得挺合理的，我媽性子靜，白媽性子豪氣，一靜一動正好合拍。」黑警官仍是一副無所謂的模樣。

「能受得了我媽聒噪的人，確實需要神一般的定力。」白醫生語氣有淡淡的嘲諷。

「白媽聒噪得很可愛啊。」黑警官話中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。

「你覺得可愛的話，拿我媽跟你媽交換如何？」白醫生又喝了一杯。

「我沒意見，反正白媽喜歡我比喜歡你多。」

「也是，可惜沒辦法交換。」白醫生的口吻沒有半點可惜。

「聽你的語氣，我弄不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讓白媽跟我媽交換？」黑警官喝光第二杯威士忌。

「我是討厭我媽囉唆，她嗓門特別大，不過再怎麼嫌，媽媽還是自己的好。」

「想不到我們白醫生也有感性的時候，我一直以為你是機器人。」

白醫生沒理會黑警官的戲謔，話題一轉，「你為什麼不交女朋友？」

「我沒問你，你倒問起我來了。」黑警官揚眉，自個兒倒酒。「你又為什麼不交？」

話說黑警官與白醫生兩人很不巧是同年同月生，兩人的媽又非常不巧的十分合拍。

白醫生與黑警官也不知怎麼回事，一個月裡放假的日子總有一兩回會是同一天，像約好了似的。他們習慣性在回家前一天報備，所以每回他們放假回家後，兩人的媽都十分有默契的相互交換兒子的情場戰況，再同仇敵愾地埋怨自家兒子不爭氣。

白媽媽與黑媽媽自他們兩人滿二十五歲後，就開始憂慮他們的終身大事，如今他們倆都二十有九了，卻沒帶過任何對象回家，兩位母親自然焦急萬分。

於是黑警官與白醫生這對難兄難弟，便養成回家被碎念後一起喝酒的習慣，排解被逼婚的壞情緒。

白醫生十分認真想了想，「我沒刻意不交，是沒遇到看得上眼的對象。」

黑警官完全不意外這答案，笑了，「依你挑剔的個性，是不容易遇到對象。」

白醫生送了一個白眼給他，冷淡回道：「你難道不挑？」

「我真不挑，順眼就可以，可惜要找到看順眼的也不是容易事。現在的女孩，外貌我看得順眼的多半愛小開，我喜歡心靈樸實……」

「你是公司小開，金錢配備等級<sup>+</sup>A，虛榮與樸實，你大可名正言順兩邊通吃。」白醫生皮笑肉不笑的打斷。

「我不是小開，我只是一名警官。」黑警官回贈一個白眼。

「富二代警官。」白醫生涼涼地說。

「不跟你廢話。換你說，你到底想挑什麼樣的對象？」

「跟你一樣，想找個順眼的女人，另外還要愛乾淨，別是那種出門光鮮亮麗，回家就變成魚干女，我無法忍受。不過就像你說的，外貌能讓我看順眼的，多半愛你這種富二代，可是要我屈就太平凡的路人甲乙丙丁，我又沒辦法勉強自己，畢竟，有些事開燈做比關燈做有趣，我並不想關燈做一輩子。」

黑警官剛喝下的一口酒差那麼一點噴出來……這位機器人，居然有黃色思想？

「怎麼？很訝異？我一直想告訴你一件事，我是男人，不是機器人。」白醫生淡淡一笑。

「……」黑警官無言了。

這晚，兩個沒機會找到順眼女人的男人，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，喝光一瓶威士忌後，各自回房睡了。

此時他們還不知道，能讓他們看得順眼的女人，正在不遠的未來等著他們……

## 第一章

被富比士列入「30 Under 30」名人榜的路維哲，成立以男性為訴求的購物網站，創業初始即吸引創投者投資，網站營業總部設於美國，順利度過創業初期的顛簸不穩後，短短兩三年，網站營業額上看一億美元，如今更是後勢看漲。

路維哲每天行程滿檔，年輕有為又俊帥多金的他，是不少名門淑媛眼中的鑽石單身漢，不說他身材外貌大勝時下偶像明星，單憑他三十歲不到的年紀就闖出一片天，已是許多人可望不可即的成就。

事業如日中天的他，數月前悄悄回到台灣，名義上是要開發台灣市場，實際上卻是為了圓一個幾乎跟他有一輩子這麼長的夢。原以為名利雙收的成功能助他輕易實現美夢，沒想到，卻讓他離美夢更遠。

路維哲的夢，是一個始終沒離開他心上重要位置的女人。

成為名人果然是件麻煩事。路維哲坐在黑色牛皮辦公椅上，食指敲著辦公桌上的一本八卦雜誌，沉默不語。

擋在桌上的手機沒意外地又響，這已是今天早上第三十七通來電，他看了來電顯示，唇邊勾起一抹無奈的笑，然後按下通話鍵。

「爸，有事？」

「那報導我聽說了。」

「嗯。」路維哲應了一聲。

現在時間是九點五十，能忍到現在，也算不容易。他猜他的父親大人興許一早就接到旁人的通風報信。

「你還沒忘掉那丫頭？」

「沒忘。」路維哲簡短回答。

「你媽當年拜託我，就是希望你別和那丫頭……」

「爸，你百忙中打這通電話，如果只是想問我的私事，大可不必浪費時間。當年，我如你們的願，現在我夠大了，誰都別想干涉我的生活。」

「若不是我把你送出國，你有現在的成功？」那頭原本沉穩的聲音透出了明顯的怒意。

「我並不感激你那麼做，如果你記憶力夠好，應該沒忘記當年我並不想出國，其實你根本可以把錢省下來，不浪費在我身上。這樣吧，我把這些年國外留學的花費算一算，包括從小到大媽從你那裡領的贍養費雙倍還給你，我們就算兩清，誰也不欠誰，你別再拿你花錢送我出國當理由，試圖干涉我的生活。晚點我讓祕書幫我算清楚，即期支票明天我讓人送到你辦公室。我還有事要忙，不陪你聊了。」

說完，路維哲切斷通話，下一秒，他按了內線，讓祕書進辦公室。

不到一分鐘，祕書敲門進來。

「Miss 江，我等一下寄一份 Excel 檔給妳，裡頭有花費明細，妳幫我算清總額乘兩倍，記得一塊錢也不能少，把總數告訴我，我要開票，明天妳交代人把支票送到我父親的辦公室，另外，晚上跟中創常董的餐敘幫我排開，我臨時有私事得處理。」

「好。」江祕書瞄了眼辦公桌上的八卦雜誌，不敢多說什麼，暗暗猜想 Boss 肯定是被狗仔偷拍心情不好。

不過也真是的，什麼女人不好喜歡，為什麼喜歡上公關公司女經理呢？美其名是公關公司，實際上根本是供多金男人消遣應酬的高級制服酒店媽媽桑啊。

江祕書在心裡暗嘆，她俊帥無儔、多金有為的年輕老闆，怎麼看女人的眼光這樣差？多少家世清白的名門淑媛追著他，偏偏他不要。

「還有事？」路維哲見祕書杵在原處，目光落在雜誌上，他語氣淡漠下來。

「沒有。」江祕書微微欠身，趕忙退出辦公室。

路維哲把這些年慣用的記帳 Excel 檔寄給祕書，將八卦雜誌扔進抽屜。

關上抽屜的剎那他忍不住想，不知她看見雜誌報導沒？她會怎麼想？或許她根本不在乎。

白峰齊走出手術室，面色清冷漠然，儘管已經褪下手術袍，他仍可清晰聞到那股極淡的血腥氣味。

手術室門一打開，十幾個高矮胖瘦不等的黑衣男齊齊快步朝他湧過來，七嘴八舌地開口。

「少爺……」

「白醫生……」

「老大……」

「白大哥……」

「神醫……」

白峰齊冷然的臉色微變，他蹙眉停足，對著十幾雙焦急的眼，冷冷道：「人沒事了。你們聽清楚，我說最後一次，我只是醫生，其他都不是，再對我亂喊，以後不管你們扛誰來，我都不救，就算你們扛的人是我老爸，我一樣說到做到。記住沒？」

十幾個黑衣男頓時一陣靜默，沒多久，有幾個開始用手肘推擠剛才亂喊的人。

「都是你！」

「怪你亂喊啦，醫生就醫生，什麼老大！」

「還神醫，幹！亂喊什麼！」

「媽的，下次再喊什麼少爺，老子拔你舌頭！」

「哪有白大哥，找死，人家是白醫生！」一名黑衣男下手狠了點，朝某個不高的男子猛一踹，踢中了重要部位，被踹的人摶著下身，不敢喊出聲。

白峰齊冷眼看著這場小打小鬧，不做評論，接著逕自往前邁步離開。

十幾個黑衣男趕忙又追上，個個掛著笑臉，好聲好氣追問。

「白醫生，我們大仔什麼時候會醒？」

「大仔啥時可以出院？」

「白醫生，大仔會不會有後遺症？打到頭應該……」

白峰齊停下腳步，瞧著十幾個滿身江湖味的黑衣男，通常這樣的陣仗出現在醫院急診室，醫生、護士們多半會繃緊神經，但在他駐診的醫院，只要出現這類陣仗，急診醫護必定第一個 Call 他過來，將燙手山芋直接扔給他。

原因很簡單，幾乎所有醫護都知道，他老爸是某位金盆洗手多年的知名江湖老大，再橫的黑衣人多半不敢橫過他這個具有黑道血統的醫生。

「三天後會醒來，這三天讓他好好休息；情況若好，半個月內可出院，至於有沒有後遺症要等人醒來才知道，畢竟子彈從右臉穿出，出血已經止住，沒有大礙，只是下次不一定有這種好運。」白峰齊一一回答。

「幹，等大哥醒來，我們去殺光……」

白峰齊一個冰冷眼神掃向放狠話的人，那人立即收口。

「你們去殺光人家小弟，再讓更多小弟找機會堵你大難不死的大哥？早知道就不救了！反正救回來也是要死，浪費我的時間！」白峰齊不悅地掃過十幾個黑衣男，這回腳步不停離開了。

十幾個人又追上來，表情誠惶誠恐說—

「白醫生，沒啦，我只是說說……」

「是啊是啊，白醫生，你不要生氣……」

「我們不會啦……」

「等大哥出院了，我們一定好好謝謝白醫生，請一攤大的，保證白醫生喜歡！」

白峰齊腳沒停，卻淡淡回道：「不必，你們喜歡的，我全不喜歡。」

十幾個黑衣男仍是陪著笑，對白峰齊給的軟釘子不以為意，他們早習慣了白峰齊的面冷心熱，嘴上說不喜歡，到最後還是會出現捧個人場。

被急 Call 回醫院完成手術，白峰齊到休息室更換衣服，換上便服，他回到醫院附近的住處，進門第一件事，便是進浴室將身上那股已經淡得幾乎聞不出來的血腥味洗掉。

從頭到腳洗得乾乾淨淨，換上另一套乾淨衣服，有潔癖的他開始裡裡外外掃地拖地，滴了幾滴檜木精油在水裡，將屋內桌櫃擦了一遍，打開窗戶通風，直到微乎其微的血腥味散盡，再也聞不到。而做家事做得滿身汗的他第二回進浴室，將汗濕的身體再洗一遍。

白峰齊的潔癖程度其實滿嚴重的，嚴重到他不愛住家裡，覺得家裡總有股淡淡散不去的血腥氣味，因而高中畢業他一考上 T 大醫科，便早早搬出家門租屋獨居。如今他在醫院附近買了三房兩廳的屋，繼續他的獨居生活。

有潔癖的他除非必要，不愛任何閒雜人等進入他的私人領域。

換句話說，買下新屋三年來，除了他之外，沒有人進過他的家，即使親如父母、妹妹，也不曾來過。

只能說，白醫生的潔癖不是一般等級的嚴重。

招待會所「Lily」挑高大廳富麗堂皇，每項擺設都顯見價格不菲，中央一盞垂墜水晶吊燈華麗璀璨，照得滿室明亮。

傷重初癒的白雲陽領著一票人進入招待所，大廳西裝筆挺的接待人員立即迎上前來。

「白先生，恭喜您出院，倪經理已經為您備好酒水，請往這兒走。」

「今天帶了我堂弟白峰齊醫生，先通知 Vivian，讓她找兩個漂亮乾淨的丫頭，我家這個弟弟喜歡乾淨清爽的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純喝茶就好。」白峰齊冷冷拒絕。

「先看看啊，真不喜歡再叫人走就是。」白雲陽拍了拍他的肩，「這裡的丫頭跟其他地方的陪酒小姐不一樣，不是你堂哥自誇，我這間招待所走高級路線，不賣身的多的是，大家喝喝酒，聊聊趣味時事，找點乾淨樂子罷了，能合你味的。」

白峰齊很想翻白眼，不過他忍住了。對這位大他超過一輪、仍在黑道裡廝殺的堂哥，他狠不下心絕情，數不清多少次暗自決定不再管他死活，卻總在見血命危關頭時反悔。

「反正不高興，我隨時走人。」白峰齊聲線不高不低的說。

「成。」白雲陽豪氣笑笑，對一旁的接待人員使了眼色。

包廂裡，兩人坐定後，幾個黑衣西裝小弟恭敬站在一旁，白峰齊瞧桌上一壺熱茶、一瓶開了瓶的陳年威士忌，一盤色彩鮮豔的水果盤、幾樣精緻冷盤，他沒猶豫的倒了兩杯熱茶，一杯推往白雲陽、一杯給自己。

「喝茶。」白峰齊對堂哥說。

「是，白醫生說了算。」白雲陽乖乖地喝了口茶，然後拿起開好的酒，幫自己倒一杯，正要喝，包廂門被敲響。

小弟上前開門，對門外打扮得光鮮亮麗的女子露出微笑。「倪經理。」

倪 向他點點頭，走了進來，笑靣如花的朝白雲陽道：「白大哥，身體好多了吧？」

「Vivian，我幫妳介紹，我堂弟白峰齊，這回多虧他救我，要不我真去見閻王了，妳替我好好謝人家。」

「我剛聽 Andy 說了。」她笑說，轉而面向白峰齊，「白醫生，你好，久仰大名，白大哥每回受傷，都虧你照顧。」她打量他幾眼，「本想帶 Mandy、Annie 進來，不過剛才杜董點了她們，其他小姐我想白醫生大概看不上，我陪兩位聊會兒吧。」

歡場打滾多年的她，見多各種男人，這位白醫生瞧起來清冷，自恃甚高，歡場女子他應該看不上，也不想沾吧。

「就妳丫頭機伶，一眼看穿我的難搞弟弟。」白雲陽不以為意的笑了，似乎不覺得他才誇口過的高級招待所，這時竟找不出一名能讓堂弟看上眼的小姐是什麼丟臉的事。

「還有，這瓶酒是為白醫生開的，你今天只能喝茶，傷口沒好全，不能喝酒。」倪 既嫋媚又溫柔地拿走白雲陽手中酒杯。

「管起我來了？可以，聽妳的，今天不喝酒。」

白峰齊若有所思望了花名 Vivian 的倪 一眼，端起茶杯正要喝，卻被擋下。

「這支酒是為白醫生開的，白醫生別浪費好酒。」倪 為他倒酒，將杯子推至他面前，並不靠近他或觸碰他，只用柔軟身段勸酒，語調客氣中帶著淡淡疏離。

「我開車來。」白峰齊看了眼酒杯。

「晚點我讓 Andy 開車送白醫生回去，保證完好無損將白醫生送回府上。」倪 輕聲說，唇邊的笑容若有似無。

「你就安心喝吧。沒找兩個小姐陪你，要是連酒都不喝，就太不給我面子了。」白雲陽也勸起酒來。

這時，包廂門又被敲響。

一旁小弟上前應門，見是接待人員 Andy，朝後退開，讓人進門。

「倪姊，路先生來了。」他對倪 說。

原還揚著笑弧的倪頓時收起所有笑意，蹙眉沉默一會兒，說：「你找 Marry、April 招呼他，說我今天忙，沒空。」

Andy頓了一會兒，「好。」

「對不起，白大哥、白醫生，我去吸煙室抽根煙，一會兒過來。」

「心煩是嗎？」白云陽一手扣住起身的她，笑問。

倪沒說話，倒是清楚嘆了口氣。

「當在家裡，這裡抽就好。」白云陽說，「不然妳讓我們兩個大男人面對面說什麼好？多尷尬。」

「白醫生不介意煙味嗎？」

白峰齊沒說話，拿起杯子喝了酒。

「沒說話就表示不介意，妳坐下抽煙吧。」白云陽說。

見白峰齊沒進一步表示意見，她坐下按了服務鈴，服務生敲門進來，她讓去幫她拿煙，一般工作時間她不會將煙帶在身上。

沒多久，服務生拿來她的淡煙與打火機，她敲了敲煙盒，抽出一根，白云陽紳士地拿起桌上的打火機，替她點煙。

「謝謝白大哥。」

「跟我客氣什麼！」白云陽拍拍她大腿。

「不好意思，白醫生，我猜你不抽煙，請你忍耐一下，我幫你倒酒。」

白峰齊沉默喝了第二杯酒，算是願意忍耐煙味。

「我堂弟只是看起來難搞，其實是面冷心熱。妳這丫頭跟我說說煩什麼？我聽底下人說了一些，還沒來得及當面問妳。外頭來的，是跟你一起上了八卦雜誌的路先生？」

「是。」倪語氣有點無奈。

「要是真像雜誌報導那樣，這人是個人才，條件也很不錯，妳還挑剔？」白云陽打趣問。

倪搖頭，抽了兩口煙，一會兒沒說話。

白峰齊起了興趣，他看她姿態優雅地吞雲吐霧，目光落在前方，似有心事，不知為何覺得有些賞心悅目？

天知道他平常有多討厭煙味與抽煙的女人……

「白大哥，我什麼身分，哪有資格挑剔人家。」

「嘍？這話聽起來不像我家 Vivian 會說的，喪氣！妳哪裡沒資格？多少男人排隊等妳點頭青睞。」

「白大哥老愛哄我。」倪輕輕一笑，將才抽一半的煙捻熄。

「哪是哄妳，我要是年紀小一輪，肯定追在妳後面跑，可惜我太老。」

「白大哥不老，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紀，成熟穩重，讓人安心。」

「不嫌我老，要不妳跟了我？每個月兩百萬，肯不肯？」

她笑出聲，「你逗我，我要答應了，嫂子不拿刀追殺我才怪。我是愛錢，不過更愛惜小命。」

「我一時忘了我家有隻母老虎。」白云陽笑了笑，「妳說得對，愛錢可以，要更愛惜小命，沒了命，錢再多也用不到。」

「白大哥不知道我多想跟了你。」倪笑得溫柔，煞有其事的說。

「換妳逗我了，要不妳考慮一下我堂弟，年紀跟妳一般，他啊，我敢打包票是個好男人，不比那位路先生差。」

「白醫生不可能看得上我。」倪語氣篤定，沒有絲毫玩笑。

白峰齊沒否認也沒承認，閒適地靠在沙發上，喝他的酒，聽兩人一來一往說話，彷彿他們談論的事與他無關。

敲門聲又響，進來的又是 Andy。

「倪姊，路先生不要 Marry 和 April，指名要見妳。」Andy 一臉為難的模樣。

「跟他說我沒空。」倪揮手，示意 Andy 去傳話，接著又要拿煙盒。

白云陽拿起她的煙盒，在手心裡把玩，「事關已則亂，既然亂就該理清楚，去跟人家說清楚，抽煙不是解決的辦法。」

「我早說清楚了。」倪沒拿回煙盒，替自己倒了杯酒，對著白峰齊說：「白醫生，這杯酒我敬你，謝謝你救白大哥。」

「這杯酒我喝，不過妳白謝了，醫生沒挑病人的權利，我其實是不想救的。」說完，白峰齊喝了酒。

「白大哥的堂弟是個妙人。」倪朝白云陽眨了眨眼。

「是……」

白云陽才開口，敲門聲打斷了他，Andy 第三次進來。

「倪姊，對不起，我沒注意路先生跟我過來，他說要在包廂外面等……」

倪蹙眉，取走白云陽手裡的煙盒，拿出一根，白云陽這次非但沒阻止，反倒替她點煙，看好戲的意味頗濃。

「路先生討厭我抽煙。白大哥、白醫生，我出去一下，馬上回來。」

「妳去，慢慢說清楚，不急。」白云陽說，惹來她一個白眼，白云陽不但沒介意，還誇張地哈哈大笑。

包廂裡，剩下男人們。

白峰齊幫自己倒酒，問：「你似乎很喜歡她？」

「你說 Vivian？是挺喜歡的。古人說出淤泥而不染，大概就是在形容她，相處久了，才會知道她的好，她其實很真，有時固執到有點傻氣。正在外面等她的男人，條件不是普通好，她卻覺得自己不乾淨了，配不上對方。真是好笑，這世上多少人真正乾淨？」

白云陽嗤笑，接著又說：「我說她傻，偏又欣賞她這點不合時宜的傻氣，別人說她矯情做作，愛吃又吊著人家，我知道她不是，你看她剛才是真的煩，哪裡矯情做作，根本是個傻里傻氣的女人。」白峰齊挑了挑眉，有點訝異白云陽對一個歡場女人如此讚賞。

說來，白云陽是個奇人，T 大電機、化學雙博士高材生，卻好好路不走，執意往歪路去，白峰齊從來沒理解過這個堂哥，但不理解不代表不欣賞，儘管他厭惡黑道，十分看不慣白云陽浪費天分走上歪路的行為，對白云陽他打心裡有幾分敬意。

「外頭的路先生你認識？」

「去年上了富比士『30 under 30』名人榜，榜上唯一的華人，才二十七歲，靠自己事業有成，這種年輕人我最欣賞。他父親是某任法務部長，在政壇很活躍，不過聽說他跟家人處不好。」

「我不知道原來你也愛八卦？」白峰齊話中有點嘲諷。

「這是人性裡的偷窺欲，八卦人人愛，很正常啊。」白峰陽不在乎地說。

「我去洗手間。」白峰齊站起身，不理會白峰陽揶揄的眼神。

「看，你也有八卦魂！好奇外頭在說什麼，是吧？」

「我沒你那麼無聊。」白峰齊扔下話，走出包廂。

包廂外，長廊不遠處，身穿鐵灰色西裝的高大男子正低頭看抽著煙、神情滿不在乎的倪，說話語氣帶了點懊惱。

「……既然妳口口聲聲說愛錢，告訴我，妳一個月要多少錢？」

白峰齊並不意外聽見這種對話，正打算視若無睹越過兩人走開，倪朝他這邊轉頭，吐了口煙，泰然自若地拿招煙的手指著他說—

「真不巧，剛才這位白醫生把我包下了，半年付我兩百萬，我答應他了。下回，你要開口包養請趁早。」

白峰齊無端被捲入，且意外成了包養金主，當倪伸手拉了他，逼得他不得不停下腳步，揚眉看那抓住他手臂的纖長五指，一股莫名的暖流竄上來，他微皺眉頭掃開陌生的感受，才想開口、抽出手，外表斯文俊逸的路維哲搶白。

「我可以每半年付妳五百萬……」

五百萬呢！白峰齊暗暗細看她妝容精巧的臉，白皙皮膚，看得出來上的妝不厚，強調明眸的眼妝，讓她本就圓大的眼更為深邃，她唇角微揚，看似輕浮，卻又帶了些倔強，不可否認，她人是美得動人，眼神有幾分靈性，但……半年五百萬？他懷疑她值這麼多？

「你以為現在是在拍賣會場，價高者得嗎？路先生，你弄錯了，我們這兒講先來後到，白醫生先你一步開口，而我同意，你現在開價再高也沒用。你若想要我，半年後請早，不過我想，半年後你應該回美國了吧。」倪抽了口煙，輕佻地朝路維哲那張好看的臉噴煙。

「我不會離開，除非妳願意跟我走。」路維哲忍耐著，落在身側的手緊握成拳。

「你的事我管不著，回不回美國隨你，但我不可能跟你走，你死心吧。我又不傻，跟你去美國我靠什麼養活自己？難道跟洋人賣笑？我英文不好，台灣人比較適合我。」

不知為何，聽她這樣說，白峰齊竟想笑。他打量在富比士榜上有名的年輕男人，這位路先生確實很不錯，外貌身形沒得挑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得陪我未來半年的大金主，」倪親暱的挽上白峰齊手臂，整個人緊黏著他，「路先生若需要人陪你打發時間，April其實很不錯，上個月才進招待所，A大中文系高材生……」

「我再找時間過來。」不想看她親暱挽著別的男人，路維哲淡淡說完，轉身快步離開。

直到人轉出長廊，倪才鬆開手。

白峰齊見她神色轉瞬黯淡，莫名一陣不悅湧上拍了拍被她抓皺的袖子，面無表情說：「我從不知道妳們這行也能挑客人。」

非常不爽無端被當成金主，他忍不住說話帶刺。

倪心情很差，挑眉朝他笑得妖嬈，刻意放柔了聲音。

「一，我們這行當然能挑客人，這大概是我們唯一勝過高貴醫生的優點，白醫生方才說了，當醫生不能挑病人，所以我想，做我們這行也不算差。二，謝謝職業高貴的白醫生沒揭穿我，我欠你一份人情，下回白醫生得空來玩，酒水我招待，白醫生可別說我小氣，十年單一麥芽威士忌隨白

醫生喝，我見你剛才喝酒的樣子也是個能喝的。今天招待不周，請見諒。」說完，她轉身打算走人，卻被白峰齊拉住。

「一，我不喜歡別人隨便碰我，因為我有潔癖。二，在台灣醫生算不上高貴職業，頂多稱專業人士。三，職業無貴賤，倪經理這行，讓男人花點錢就能舒壓解悶，也是種專業，至少是我做不來的專業。真要說我跟妳之間的差異，一個是站著或坐著賺，一個則是坐著或躺著賺，我們只是姿勢不同，目的卻相同，都是為了賺錢。」

倪 瞪大了眼睛，幾乎不敢相信耳朵聽見的。

「我都不知道該氣你還是該大笑了。」

「很好，因為剛才我也不知道是該笑妳笨，還是尊敬妳莫名其妙的骨氣。那男人其實不錯，半年五百萬已經非常好，妳卻不要，寧願假裝我是妳的金主，願意給妳不存在的兩百萬。」

「如果妳真心想賺男人的錢，拒絕他是非常愚蠢的事，至少我不可能為了包養一個女人花兩百萬，更別說一開口喊出五百萬。若不是他動了真心，我不認為妳值半年五百萬。」白峰齊果斷的說。

倪 張口結舌半晌，才終於說出話。

「你說話從不修飾的嗎？」

「妳剛才對我說那麼長的一段話，妳修飾了？或是妳以為我聽不出來，那些話表面客氣，裡頭卻藏著刺？」白峰齊沒留情面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的錯。」

「妳是該道歉，對一個才幫了妳，沒當面揭穿妳謊言的人，妳確實不夠有禮貌。」

「我服了你，像你這樣直來直往的人，實在不多見。」倪笑了。

「彼此吧！能拒絕半年五百萬的包養費，不管男人或女人都不多見，換做是我，我會毫不猶豫答應。妳為什麼拒絕？打算吊著人家，開更高的價碼？」

「不關白醫生的事。」倪 收起笑，轉身走人。

白峰齊看著她轉出長廊，在原處停了一會兒，轉而走回包廂，像是忘記他原要去洗手間，也或許他根本沒打算去……

回到包廂，他坐下又喝了杯酒。

白云陽笑問：「聽見什麼了嗎？」

「路先生已經走了。」

「Vivian 呢？」

「大概被我氣走了。」白峰齊聳了聳肩，無所謂地說。忽又想起，方才被她觸碰，體內莫名流竄的熱……

他是不是獨身撐到了「極點」，太過飢渴，以致被輕輕一碰就引燃體內的慾望。或許他該努力找個人認真的交往……

「你把 Vivian 氣跑？我不信。」白云陽滿臉驚奇。

「我問她，路先生開價半年五百萬，她為什麼不要？是不是打算吊著人家，開更高的價碼？她丟了句不關我的事，人就走了。」

白云陽擊掌哈哈大笑，幾乎要笑出眼淚，邊笑邊說：「你真有才！」

白峰齊睞他一眼，將杯子擋下，「無聊，我回去了。」

「我讓人送你回去吧。」

「不必，我坐計程車回去，明天我自己來開車，我不喜歡別人開我的車。」

## 第二章

門診病患量總是爆滿的白峰齊，結束上午門診時已是下午兩點二十了。

在一千年輕未婚護理師眼裡，白醫生除了有「近十年少見的醫學天才」、「最年輕的神經外科主治醫生」封號之外，更是她們嚮往終結單身的首要人選。

披著白袍的白峰齊才走出診間，上午跟診的楊護理師匆匆收拾好東西追了出來。

「白醫生！」

白峰齊停下腳步，回頭看楊護理師，問：「什麼事？楊媽。」

私底下，他跟其他年輕護理師們都喊她一聲楊媽。

楊護理師是院內的資深護理師，年紀比白媽媽梁琇琇大幾歲，每每看著楊護理師努力工作的模樣，白峰齊心裡就充滿了敬意。比起十六歲蹣跚，跟著心上人闖蕩江湖，十七歲生下他的親媽，楊護理師對社會著實有貢獻多了。

「幫你介紹女朋友，好不好？」楊護理師笑得親切，一點尷尬也沒。

白峰齊愣了會兒，本能的想拒絕，可忽然想起上個月回家才被親媽數落一頓，他遲疑後說：「謝謝楊媽。」

「白醫生答應了？」楊護理師喜出望外，沒料到這個外表冷漠，對誰都熱不起來的年輕醫生，竟一口答應讓她介紹對象。「我想介紹我姪女，她今年剛升實習醫生，我想你們同行應該有話聊，而且我姪女很乖，沒交過男朋友喔。白醫生星期五晚上沒診，約下星期五見面好嗎？她這星期值班。」

「可以，下星期五若沒意外我應該沒事。」白峰齊爽快答應。

「好，回去我打電話給我姪女，其實我姪女仰慕白醫生很多年了。」

「我跟她見過面？」

「沒有，是白醫生在 T 大太有名，時常被教授們掛在嘴邊。我姪女說，教授們常拿你在實習的例子當典範，鼓勵他們要有判斷力。」

「你記不記得中研院士車禍重傷，你堅持先做 CT，在急診室跟住院醫生爭執那次？你那時還只是實習醫生，要不是你堅持先做 CT，發現傷患腦部大出血，依住院醫生判斷直接先開胸的話，病患沒變成一縷亡魂，也成了植物人。」

「我姪女見習那年常聽教授們誇獎你，對你很仰慕，上個月聽我說這個月我跟你的診，就拜託我找機會幫忙介紹……」

白峰齊對楊護理師媽媽式的長串叨唸不以為意，聽完點點頭，說：「那約下星期五晚上見面，需要我去接她嗎？」

「第一次見面，不需要麻煩白醫生接來接去的。我跟她講好時間地點，再告訴白醫生。」

「好，沒其他事的話我先去吃飯，待會還有兩台刀。」

「沒事了，白醫生快去吃飯。」

白峰齊旋即搭電梯前往院內地下室的餐廳，走出電梯後他想，對方是實習醫生、沒交過男朋友，光是兩個人應該聊得上話、以及對方戀愛經驗空白這兩點，就是不錯的開始。

他非常厭惡亂七八糟的男女關係，潔身自好這麼多年，希望交個跟他一樣潔身自好的對象並不為過。

白峰齊走到自助餐廳，夾取三樣青菜、一道紅燒排骨、點了一碗白飯，這時間能挑的食物品項不多，用餐的人也少，他就近找個空位，坐下才吃了口白飯，一道粉紅身影便在他對面坐下。

「白醫生，這麼晚吃中餐啊？」開口的是跟婦科主任診的護理師林婉綺，上個月急診來了名車禍腦傷即將分娩的孕婦，他跟婦科主任合力救治，林婉綺當時也跟了手術。

白峰齊禮貌性點頭當回應，沒答話，繼續吃他的午餐，希望對方識趣離開，別打擾他吃飯，他不愛在用餐時社交。

「聽楊媽說，白醫生愛喝不加糖的熱拿鐵，下午你有兩台刀，我幫你買杯熱拿鐵，好嗎？」林婉綺口氣熱絡。

白峰齊微皺眉頭，並不是他八卦，而是醫院裡流言蜚語傳得快，耳朵沒有開關，時不時就能聽見誰跟誰攬和在一起之類的事。非常不幸，這位林護理師正是最近盛傳的流言主角，謠傳她跟婦科主任婚外情有半年了。

他自然不會當她的面說些什麼，不過既然有對象，又來找他攀談，這種騎驢找馬的心態，他實在無法苟同。

「不用，想喝的話我自己會買，謝謝林護理師的好意。如果沒別的事，麻煩妳離開，我不習慣邊用餐邊說話。」白峰齊果斷拒絕。

「不好意思，打擾你了，下回有機會我請白醫生喝咖啡。」林婉綺不以為意，甜甜笑了笑，她對自己的相貌非常有自信，她想要的男人，沒有得不到的，相信對白醫生也不例外。

都說女追男隔層紗，她深信再冷硬的男人，面對她的柔情，就算一次兩次不買帳，許多次後總會軟化。以她的外貌條件，怎可能軟化不了這位神經外科最有價值的冰冷男神。

白峰齊沒笑也沒答腔，拿著碗筷不動，等著她離開的意味明顯。

林婉綺笑得兩個彎彎酒窩盛放，她姿態優雅起身，緩步走開。

白峰齊見人走開，繼續低頭吃飯。他細嚼慢嚥花了二十分鐘解決完中餐，拿起免洗餐盤與紙碗，走到洗手間，將紙碗盤的油膩用水沖去大半，仔細瀝掉多餘水分，再將自己的不鏽鋼筷沖洗乾淨，最後才把免洗餐盤與紙碗丟進回收桶。

正準備離開餐廳，他走過一張用餐桌，皺起了眉頭，猶豫一瞬間往回走至桌邊，他輕輕敲桌面，對兩位妙齡女子指了指不遠處牆柱上張貼的警語。

「醫院禁煙，那麼大一張標示妳們沒看到？」

兩個吞雲吐霧的年輕女子抬起頭，原打算送這多管閒事的男人白眼兩對，結果迎上一張五官深邃漂亮的俊臉，她們的氣焰轉眼消失大半，震懾於帥哥的強大氣場，其中一名年輕女子吶吶開口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兩人一前一後，將煙捻熄在空紙杯裡。

「別忘記做垃圾分類。」白峰齊蹙眉看著空杯裡的煙蒂，覺得很不順眼。說完，他轉身走人。

來到電梯前，他腦海裡忽然閃過一張濃妝豔抹的臉，想起那個打算去吸煙室抽煙的公關經理，相較之下那位倪經理體貼懂事多了。

唔，他著什麼魔，居然莫名想起她？都快一個月了吧。

他彷彿能清晰看見她輕浮揚笑的嘴角，帶著倔強的弧度，為什麼覺得她倔強呢？為什麼快一個月了還能記得？

按理，一個月足夠他將不相干的人忘得一乾二淨……

甩甩頭，電梯門打開，他走進電梯，打算到一樓便利超商買杯熱拿鐵，喝完咖啡，又得接著忙碌了。

不上濃妝的倪，看起來年輕許多，眼睛大而明亮，唇瓣粉嫩，笑開來似心形。她在台北市區精華地段購置了兩房一廳的房子，一個人住。

二十七歲的她，生活十分規律，傍晚五點出門，凌晨三點半回到家，五點前睡覺，中午十二點起床吃第一餐，休息一小時，接著運動一小時，運動後洗澡，閱讀一小時，然後化妝，準備出門上班。

倪的生活其實既規律又無趣，工作的日子每天就是兩點一線，上班的 Lily 招待所與家裡，甚少安排其他交際應酬。

她的笑、她能拿來應酬交際的力氣，全用在工作上了，不工作的時間，她不愛對人笑，尤其是男人。

一個月裡倪排休八天，不上班的時間她才會安排活動。

好比這天，她將為罕病基金會募款活動擔任義工，不是她善良熱心，而是她認為長時間在夜晚工作的自己需要陽光，至少，她是如此看待參與公益這件事。

倪將長髮隨意紮成馬尾，臉上擦過防曬霜，唇瓣抹上淡粉色潤唇膏，上身穿一件淺鵝黃 Polo 休閒衫，下身搭黑色牛仔緊身褲，腳踩一雙花色平底帆布鞋，肩揹深褐色帆布袋，裡頭裝錢包、保溫杯、鑰匙、一本快看完的原文小說、一本打算看完原文小說後接著看的推理小說。

輕便裝扮的她，看來清秀又帶著幾分書卷氣，跟工作時的成熟嫵媚模樣大相逕庭。

這次募款活動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辦，有許多知名人士、熱心醫生會出席，她得先搭捷運到雙連站，到基金會辦公室幫忙整理活動需要的物品，再搭車到中正紀念堂發活動傳單，工作內容算是輕鬆簡單。

倪從住處步行至附近捷運站約莫十分鐘，這時間還早，搭車人潮不多，她上捷運很快找到座位，拿出帆布袋裡的原文小說，垂首閱讀。

過了兩站，搭車的人變多，她抬頭掃了眼上車的人，意外發現一道熟悉身影，她沒多餘反應，繼續低頭看書。

經過幾站，即將抵達雙連，她將書闔上拿在手裡，沒注意有人將視線停在她身上。

走出捷運車廂，她快步出站，想拿出悠遊卡要刷，又決定先去趟洗手間，於是調轉方向，一個不留神，撞上緊跟在她身後打算出站的人。

手裡的書、悠遊卡掉下地，沒看撞到的對象，她開口道歉，畢竟她臨時轉向，是她錯在先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對方與她同時開口，且兩人同時彎身，她的書被他撿起來，她則撿了自己的悠遊卡。

將書遞過來的手指乾淨修長，她低頭蹙眉，想著這說對不起的男音似乎怪熟悉的……

她接過書，抬頭果然看見熟悉的臉，她沒有表情的說了聲謝謝。

「不客氣。妳沒怎麼樣吧？」對方多問了一句。

「沒事。」

「那本小說滿好看的，結局出人意料。妳是英文系學生嗎？」對方又問。

她迎上他的視線，感覺有些奇怪，最後什麼也沒說，對他搖搖頭，沒打算再與他深談，快步越過他，朝洗手間而去。

倪 邊走邊想，沒想到會這麼巧遇上白峰齊，更沒想到原來他跟其他上招待所的男人一樣，晚上可以在招待所同小姐嘻笑親暱，白天在路上遇到最好彼此裝作從不認識。

哼，本還覺得他有點不一樣呢！

倪 進了洗手間，以為這場偶遇就此落幕。

十五分鐘後，她走入基金會辦公室，因為今天有活動，辦公室裡熱鬧異常，志工忙進忙出幫忙搬東西，幾個出席活動的罕病兒與家屬也陸續到達辦公室，活動公關笑著拿了一疊背心讓家屬們與罕病兒穿上。

倪 正要與一名相熟的罕病兒打招呼，視線掃到一旁有幾個男人彼此握手談笑，其中一個是她在捷運站不小心撞到的白峰齊，天底下的巧合還真多。

「謝謝白醫生來參加活動，小家很開心。」與白峰齊聊天的是一名罕病兒家屬羅爺爺。

倪 想打招呼的剛好是罕病兒羅佑家，聽見羅爺爺喊小家，倪 決定暫時離小家遠一點比較好。她朝小家揮揮手，小家則朝她笑。

「小家開口邀請我，我當然要來。」白峰齊對小家笑得溫和。

羅佑家罹患罕見結節性硬化症，結節好發腦部與腎臟，兩年前小家因嚴重癲癇到院求診，檢查出腦部第三腦室長了腫瘤。

他替小家動引流手術，腫瘤阻塞造成明顯水腦，術後用雷帕黴素控制，水腦明顯改善，且腫瘤縮小到能開刀摘除，手術清除大部分腫瘤，遺憾的是無法完全清除乾淨。

小家身世坎坷，父親早已不知去向，母親懷他的時候吸菸被逮，在監獄中產下他，小家出生後由靠拾荒為生的外公帶大，八歲大開始有癲癇症狀出現，被診斷出罹患結節性硬化症。

原本小家在教學醫院看小兒神經科，羅爺爺因為聽人介紹轉來掛他的門診，他曾勸羅爺爺轉回小兒神經科，但羅爺爺不知怎麼的，執意要他為小家的腦瘤開刀，也不知介紹羅爺爺來求診的人說了他什麼好話。

於是，他陰錯陽差成為小家的主治醫生，到現在已經兩年多。

小家腦部開刀後，雖然將腫瘤影響減至最低，但腦部其實已受損，智力明顯退化，已經十歲的小家，行為能力似四、五歲的孩童，不過他純真的笑容十分有感染力，上回門診，小家童言童語邀請他一起參加募款活動，他二話不說答應了。

與羅爺爺閒聊時，白峰齊眼角不經意掃到一抹年輕身影，挺巧的，居然是剛剛在捷運站撞到的女孩子。

她穿了義工背心，正彎腰抱起一箱基金會的宣傳單往辦公室外面走。

不錯的女孩，能犧牲假日玩樂休閒時間來擔任義工。白峰齊想。

不一會兒，辦公室裡的人們先後離開，往中正紀念堂出發了。

白峰齊隨其他人離開前，下意識尋找了年輕女孩的身影，但沒看見人，大概是先他們一步前往活動地點了。

若說書籍隱隱透露閱讀者的品味，他與剛才不小心擦撞到的年輕女孩讀過相同一本書，此刻又參加同一場募款活動，兩個巧合讓他對年輕女孩產生了些微好感。

來到中正紀念堂廣場，熱鬧的音樂與小舞台主持人活潑的開場，很快活絡了現場氣氛。

主持人介紹了熱情參與活動的知名人士與熱心醫生後，接著開始穿插的舞台表演。

倪 捧著一大疊基金會募款宣傳單，在廣場上隨意走動，面帶笑容分發給經過的路人們。她遠遠看著小舞台上的白峰齊，心想這時候他應該不會注意到她。

她開始與相熟的罕病兒們招呼說笑，然後一一與他們用手機自拍。

倪 剛跟一個笑得像天使般燦爛的唐寶寶拍完照，與唐寶寶的媽媽閒聊結束後，看見不遠處的小家，她笑著朝小家、羅爺爺奔過去，蹲下來跟小家說話。

「小家又長大了！我們多久沒見了呢？」

「很久、很久……」

「好像是呢，已經有三個多月了，跟姨拍張照好不好？這樣姨想小家的時候，就可以看照片了。」

「好，小家也要……看照片……」

「姨有帶上次的照片來喔，等一下我拿給你。」

「謝謝姨。」小家粲笑。

倪 拿出放在口袋裡的手機高高舉起，鏡頭對準她與小家，笑道：「來，說 C。」

「C……」小家笑著對鏡頭說。

倪 連拍了幾張，才站起來跟羅爺爺說話。

「羅爺爺……」話才起頭，她眼角掃到有熟悉身影接近，趕忙對羅爺爺說：「不好意思，羅爺爺，我先把這些宣傳單發完，回頭再跟你聊。」語畢，忙著往與接近中的身影相反方向快步離開。

白峰齊見那笑得燦爛的年輕女孩往另一方向倉促離開，不禁皺了眉頭，她是在躲他嗎？可她像是沒看見他的樣子，更何況，她沒理由躲他吧？

白峰齊也不知為何，轉了方向朝她走去。

倪 在往來的人潮裡分發宣傳單，隱隱皺眉。那人該不會是往她這兒來吧？真是怪啊，她不是如了他的意，裝作不認識他了嗎？這會兒他跟過來做什麼？

發了十幾張傳單，這一區的人差不多都發過了，她想朝另一邊去，卻被堵個正著，來人露出一口白牙，朝她微笑。

「真巧，妳還記得我嗎？我們……」

「我記得。」倪 冷冷開口，「白醫生究竟想怎麼樣？我已經盡可能離你遠一點了。」

白峰齊蹙起眉頭，這語氣、聲音怎麼有些熟悉？

「不是想裝作不認識，現在又走過來找我說話，我實在搞不懂高貴的白醫生腦子裡究竟在想什麼。」

白峰齊愣住，黑眸瞬間睜大，有些驚訝、有些無法置信。

這回他仔細且認真的審視那張未上妝的乾淨臉龐、嘴角不笑欲微揚的弧度，確實是一模一樣的，但少了在招待所像是刻意表現的輕浮，那抹掘強更明顯了。

那粉嫩的唇瓣帶著勾人的魅惑，像招搖的邀請……

白峰齊有一剎那失神……怎麼每次見她，他都有一種禁慾到了極限的錯覺。

見他眼裡的情緒，倪 偏了偏頭，也驚訝起來，他該不會從頭到尾沒認出她吧？

「倪……經理？」

「沒錯。」倪 說，幾不可聞地咕噥一句，「原來是真沒認出來啊。」

白峰齊聽進了那句咕噥，還處在震驚中，語調也有些呆滯。

「確實沒認出來，妳不化妝跟你化妝的時候差滿多的；妳現在看起來像沒畢業的大學生，襯衫、牛仔褲、紮著馬尾，讀原文書又擔任募款活動義工……」

「怎麼？白醫生認為酒店小姐不能讀原文書，不會好心來擔任無償的義工？」她揚眉打斷他，語氣嘲諷。

「妳習慣說話夾槍帶棍嗎？如果是，我不得不懷疑那些看上妳的男人，是不是某種程度的被虐狂。」白峰齊皺眉。

他兩回面對她，兩回都沒能忍住話，平常的他並不會如此，遇到話不投機的女人，他頂多沉默，轉身走人或讓人走，對她卻很容易失控，究竟怎麼回事？！

「就算他們有被虐狂，也不關你的事。」

她的回答真不讓人意外！白峰齊冷冷一笑。

「這是妳第二次對我說這句話，雖然確實不關我的事，但妳想過嗎？也許我是為妳的生計憂心。一張不討喜的嘴如何在招待所營生，男人花錢想買的是舒適愉快，不是買釘子碰。這次我先走人，我跟妳就算一比一打成平手。」說完轉身走人。

倪 足足傻眼半晌，看著他英挺的背影，她想起上回在招待所她說完話就走人……原來他記恨著，這白醫生還真幼稚。

看那高大背影越走越遠，倪 輕笑出聲。

她早已經忘記，上一次因為男人真心笑出來是什麼時候了。

Crescent